

學
規
類
編
一



學 規 類 編

(一)

張 伯 行 纂

原序

今夫天地之所以不敝者、恃有道以維之也。而道之所以常存者、恃有學以運之也。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無在非道。卽無在非學。學者所以學道也。學道所以求至乎聖人也。聖人者、道之至焉者也。自聖人之學不傳、而世俗之所以教子弟者、止知有科舉之業。否則惟詞章之尙耳。此其意不過爲取科第、拾青紫之計。卽一旦得志、其所知所行、亦不過爲肥身家、保妻子之謀。問所爲內聖外王、明體達用之學、竟安在也。又奚望其功蓋天壤、澤被生民乎哉。我皇上勵精圖治、勤學好問、其所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者、旣無不至。而一時人文蔚起、皆足以贊皇猷、襄至治、誠哉明良合德、喜起再歌矣。又於萬幾之暇、親製訓飭士子文、以誘迪來學。曰：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又曰：躬修實踐、砥礪廉隅。其於學術事功之源流、親師取友之軌範、言之如此其親切而著明也。蓋欲使學校之中、士習端、士行篤、正誼明道、於以持身而型俗。凡所爲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無非聖賢成己及物之功。庶乎處則爲真儒、而出可以爲純臣矣。夫聖人之學、爲天地立心、爲民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此固非世俗之學所可比而同也。余以菲材、謬膺簡命、巡撫八閩。夙興夜寐、惴惴焉懼以不學之身、上負聖朝修明風教、棫樸作人之意。而下且無以勤宣令德、振厲海濱之英才、使之蒸蒸丕變也。於是乎采撫昔聖昔賢所以爲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類集成帙、以示學者。使黨庠塾序之間、人守一編、學共一規。則夫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

其弟者。一皆聖賢進德修業之方。致君澤民之具。漸而漬之。優而游之。家敦禮讓之風。人修聖賢之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是我皇上之訓飭。直有以開萬古之羣蒙。其爲功於天下後世也。豈淺鮮哉。是爲序。時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季秋重陽前四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儀封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蔡序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以伊洛之真傳。開閩中之正學。仰體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書成。命小子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自惟親承提命以來。庶幾稍不爲暴棄之歸。因述夫子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益明。孔子之道。至孟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張程朱。終息而復益明。凡其諄諄啓迪。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功在於主敬窮理。而其要在於力行。學者不主敬窮理。則無私之體。何以激之。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章。或流入於禪學。胡敬齋羅整庵諸賢。攻禪學尤力。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情。有如外物。甚或攀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也。雖其於道。未能有聞。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己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雜於勢利者。實未數數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張程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

理之煩者。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流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處正。操守作用。毫不肯苟。特以學術之差。恐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辯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尙慮其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也。夫子以一代醇儒。當倡明絕學之任。欲拯勢利者於溺。藥詞章者以正。而深惜夫禪學者之至楚而北行。首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循主敬窮理之功。而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受業門人漳浦蔡世遠謹拜書。

楊序

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人之視天，愈乎遠矣。層桑而希之者，學也。學顧不亟哉！自一畫開天以後，唐虞之聖人，迺命司徒敬敷五教，三代迭興，其法寢備。孔子起而修明之，刪詩定禮，祖述憲章，因人心固有之理而品節之。因人生不齊之質而變化之。蓋由是以窮理，以盡性，以達天也。漢唐以降，代不乏人，或擇焉不精，或語焉不詳，要皆望孔子之門牆而未升堂奧者。有宋諸儒輩出，接千聖之心傳，其所以教人爲學之法，特詳，無非講明義理，實體諸身，而後以之致君，以之澤民。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已。我皇上繼天立極，聖學淵深，禮陶樂淑之風，無遠弗届，而尤振興黌序，加意作人，親製訓飭士子文，往復叮嚀，循循善誘，凡以體維皇陰，隲下民之意，而俾之學焉，明其善，復其初，庶幾克全上天生人之理也。余謬膺簡命，視學八閩，竊葦葦焉，以明經修行立體致用之學，率諸生身體而力行之，期無負聖天子慇懃誥誡之至意。而大中丞張先生復手輯學規類編，網羅先儒設教之規條，以及爲學讀書之次第，彙萃成帙，其所以發明聖訓者甚詳，且悉將使閩士奉爲標準，確然有所持循。若瞻星緯而益知辰極之尊，溯河流而愈信崑崙之遠，其贊助高深，啓迪來學，功何偉哉！夫閩爲理學淵藪，格言正論，士生斯土，宜稔聞之矣。然或者積久玩生，習而不察，今以聖天子作則於上，賢大臣表章於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標正誼明道之旨，抑何深切著明也！且也先生下車未幾，卽首崇正學，其汲汲正人心，厚風俗，期於變化氣質，而復還天理，視世

之剽竊詞章。漓其根本者。豈可同日語哉。諸生幸際休明。親承教澤。宜何如鼓舞而奮興也。至先生平日之自濬心源。追蹤絕學。所謂由窮理以盡性。由盡性以達天。爲海內宗仰者久矣。余固同郡。知之倍深。又奚贅焉。謹拜手而爲之序。康熙四十六年歲在丁亥秋九月中。潛之吉。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陝西道監察御史年眷弟楊篤生書於榕城之翼經堂。

梁序

皇上御極以來。法天稽古。崇儒重道。文命覃敷。至於萬邦。靡不協和。暨四十有一年。復御製訓飭士子文。誕告多方。用勗敏於黎獻。懋哉懋哉。越五年丁亥。輯瑞南紀。爰命大中丞張先生。巡撫八閩。既下車。乃勵翼聖教。擷先儒設教講學之條。輯爲學規類編。溯流窮源。顯微抉奧。俾知道之所自始。功之所由成。以闡聖教。以啓後學。帙成。屬予序之。予嘗觀唐虞三代之隆。家有孝弟。國有忠良。比戶而問。喁喁然皆秉道慕義。其俗敦龐。其風長厚。是豈秉彝之賦。有獨厚哉。蓋教之者深。而學之者懋也。故其時俊乂之士。窮則有守。而達則有爲。可以當大任。可以臨大節。勳業炳乎當時。文章垂於後世。千載而下。穆然遐思。如不可及也。洎漢而降。實學寢衰。不思道德之美。仁義之厚。其處也。愀然而無以自樂。其出也。瞀然而無所設施。夫華而不實。其趣易撓。雖而無本。其行終廢。浸淫日下。砥柱乏人。以致離經畔道。人自爲學。家自爲師。大道無傳。不絕如綫。此有宋諸儒。所以惇惇切切。不惜覲縷而闡明之也。周程張子。各極旨歸。而集成於考亭朱子。遂爲古今道學之宗。後有作者。莫能易焉。今聖天子在上。宇宙清廓。閭閻恬嬉。教養數十餘年。而爲士者。其可處唐虞之盛世。而不思孔顏之實學也哉。先生慕古昔之醇龐。鑑前代之得失。體九重之明訓。表列聖之心傳。其所期於諸生者。亦甚厚矣。昔卜子夏設教西河。而絃誦不輟。文翁化蜀。而文教以興。矧閩自道南而後。醇儒輩出。考亭夫子之流風遺澤。至今未嘗湮沒耶。予得與先生同舟。觀先生之教。有一

唱三嘆之思焉。蓋上爲天子慶得人而下爲諸生賀得師矣。諸生盍思所以澡身浴德也哉。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良月中泮之吉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年家眷弟梁鼎書於榕城之寧靜堂

吳序

聖人之學。內以成己。外以成物。非記誦詞章可得而竊也。非榮名利祿可得而奪也。是故語其廣大。則涵蓋宇宙。貫徹今古。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沛然如江河之行地。而語其切近。則固不越乎人倫日用之間。孔子曰。道不遠人。有以哉。然其造之也。必有端。而行之也。必以漸。是以聖人教人。自灑埽應對進退。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城。去聖逾遠。學術滋紛。自子輿氏沒。而已不得其傳。歷漢而唐。大約英華濃郁之詞。日多。而身心性命之功。愈少。迄於有宋。范文正。呂坦夫。司馬涑水之倫。類能以儒學見諸事功。故其治稱近古。比周程張子者出。然後修明絕業。旁搜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而聖學燦然復興。於是乎傳及考亭夫子。得以集其大成。鷺湖鹿洞間。辯難往復。不使有毫釐千里之差。蓋甚深切而著明矣哉。厥後元明諸儒。支分派別。議論既多。醇維強半。謬種流傳。所在不免。儻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恐似是之非。爲累匪細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尚正學。垂之法令者。自五經四子外。若語錄性理諸書。亦旣家傳戶誦矣。而尤加意作人。御製訓飭文。頒示士子。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今歲南巡。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開府閩疆。以公之學術有本。功用必宏也。公甫莅閩。以教育人才。倡明絕學爲首務。采輯宋元明儒先語錄中之切近醇正者。彙爲學規。時與學者講論其旨趣。諄諄焉辨義利。正名實。無非仰體皇上作人之心。使高明者俯而受裁。不肖者仰而思企。循循於規矩中。以馴致於精義入神之城。此真成己成物之實功也。豈

沾沾於文藝間。教人博取榮名享利祿而已哉。夫閩爲龜山豫章延平紫陽四子講學之鄉。五百有餘年。風流如在。幸逢聖天子興行教化於上。賢公卿承流長育於下。學者欲求造於聖賢之道。宜勿慮其不可幾及矣。肆成人小子。其爭自濯磨。以無負盛朝鼓舞作新之意。則吾道之復南。當於此書卜之也。後學福安吳瑞焉謹書。

余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而總無不全之才。自風勸養勵之道微。而家塾鄉校。缺然不修。失其教之地矣。頑鄙者。不辨乎詩書。秀良者。相沿於俗學。失其教之之人矣。八年不從事乎小學。十五不從事乎大學。失其教之時矣。父之所誨。師之所傳。一皆誘以決科之利。失其教之術矣。間有天姿敏妙。不安於是數者。則亦不過巧襲乎功利。溺志於詞章。其或竊弄闖關。變而爲刑名權詐。閃姦打訛。流而爲恣睢苟偷。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爲廣大。甚者倡爲新說。鼓動海內。於是乎厭常喜怪之徒。接踵而起。偶有所窺。則牽合附和。詆訾先儒之說。以求售其私見。欲使人不可究詰。則相率而遁於虛空性命之鄉。嗚呼。此豈才之罪也哉。其教之者不先。而非其道。則其學之者必至於差且紊。而鹵莽滅裂。以敗其全才也。今天子御極。稽古右文。加意庠序。四十餘年閒。漸摩樂育之者。靡所不至。復親製鴻文。訓飭天下士子。務期敦厲名實。經明而行修。然後升之吏部。皆足以坊民而正俗。此英才濟濟。所以與唐虞三代匹休也。念閩地去京師六千里而遙。龜山考亭之墜緒。不絕如綫。而勤宣政教之人。不得不其難其慎。特命大中丞儀封張公。撫茲土焉。公資稟高明。萃中州清淑之氣。而奮勵力學。富有日新。自歷聖相傳之源流派別。以及近世諸儒之理解遺言。莫不體諸心。驗諸身。鑽研之久。確乎洞鑒其似是之非。而有以指其迷途之惑。今茲來閩。天子使公盡展所學也。下車以來。朝

夕憂勤。周卹民隱。實行教養之方。每懷靡及。乃立義學。進此邦之秀士而教之。使徧誘其狂愚。不令海澨山陬。自安翬賸於堯舜之世。於是撻挾百氏。採摭羣錄。擇其人與言之深於道。粹於理。而有以羽翼乎聖賢之教者。手訂成書。以示學者。名曰學規類編。愚聞之。規者。正圓之器。圓者。周而復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而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學者果能循是而行之焉。以入於聖賢之域。不難。苟背是而馳。欲求免爲庸衆之歸。而不可得。然則是書出。不猶夫布帛菽粟之亙今古而適用乎。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閩俗素尙樸淡。稱易化。乃今得公以導揚聖訓。風勸而養勵之。以復其本善之性。覺其本靈之心。不終餒其氣。以敗其所受之全才。其變而爲彬彬禮樂之鄉也。有日矣。後學南平余祖訓謹書。

學規類編目錄

卷之一

朱子白鹿洞教條

程董二先生學則

西山真先生教子齋規

卷之二

胡文敬續白鹿洞學規

白鹿洞講義

麗澤堂學約并序

卷之三

布衣章璜爲學次第第八條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

提學副使高賁亨十戒

卷之四

學規類編 目錄

諸儒讀書法一

卷之五

諸儒讀書法二

卷之六

讀經

論解經

讀史

卷之七

程端禮讀書日程述語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卷之八

陳北溪嚴陵講義

卷之九

諸儒總論爲學之方一

卷之十

總論爲學之方二

卷之十一

存養

卷之十二

持敬

論靜

卷之十三

省察

卷之十四

知行

言行

卷之十五

致知

卷之十六

力行